



Http://www.rongshu.com
全球第一原创中文有声读物
多媒体小品

美
丽
传
奇



浦东电子出版社
PeP Pudong ePress

CD-ROM
多媒体



九芝帐号:CR-R1621-2
I2673/10

多媒体小品



全球第一原创中文有声读物

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编

436118

Pep
浦东电子出版社
Pudong ePress

目 录

180 秒爱恋	宁 子 (1)
E-mail 情人	天 骄 (6)
L 坐标上的网络故事	翡翠冷翠 mm (8)
爱情麻辣汤	天堂游魂 (10)
爱是一种美丽的传奇	丁香女孩 (12)
大红裤衩高高挂	根号叁 (16)
第一封情书	佟大杰 (35)
十个月亮	蔡 骏 (40)
食草狼	蔡 骏 (48)
万树桃花月满天	叶 梵 (55)
为罗马疯狂——Crazy for you	浅灰色橡皮 (64)
无法浪漫的我你是否明白	旭川令狐 (77)
午夜流星	阿 巫 (82)
鲜花盛开	ruis (84)
一个凄丽的传说	若 痴 (89)
一枚纽扣的传说	粉红落樱 (95)
有家的感觉	cecileli (101)
只为陌生	恩 雅 (104)
世界十大经典爱情故事 (部分)	jejiao21 (106)

美

丽

传

奇



RAB666/02

180 秒爱恋

宁子(其他城市或地区)

我很高兴，因为能恋爱了。

当委员把通知给我时，办公室简直沸腾了。瞧，这张薄薄的蓝色纸条，带着优雅的芬芳气息：“亲爱的叮当儿，由于你在 G20 计划中的出色表现，你被授予三天的恋爱休假。”署名是 G-ASP 开发委员会。哦，亲爱的委员会，我爱他们每一个人，包括他们难看的落腮胡子。同事们羡慕地向我表示祝贺，晚上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

是啊，恋爱，那是多么奇妙的词儿。自从在小学大开本上学到这个词汇后，每个人都想知道那确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可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我是多么幸运。”当我激活模拟天空程序，懒懒地躺在床上，瞅着整条银河进入梦乡时，脑中正是这么想的。

第一天，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我遇见了安排好的恋爱伴侣 ELE。这是个长得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有着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一双普普通通的嘴唇。她见到我，有点迟钝地点了点头，算是致意。然后我们截了一辆巴士去登记序列号。

“你是干什么的？”
“基因工程师。”
“那是干什么的？”

“整理重组基因，培育新物种，像猪啊，鸡啊的变种什么的。”

我吹了声口哨：“哦，不理解。我们专业相差太远。”

“你是干什么的？”





“程序员。”

“哦。”她简短地应了一声，就一直看着窗外，仿佛连进一步发问的兴趣也没有。我也就懒得说话，一路沉默来到登记所。说实话，我没想到恋爱会以如此无聊沉闷的方式开始。

在登记所，一位和蔼的老者接待了我们。“第 15422 号，叮当儿，ELE。”他盖上几个章子，“好了。”接着他给我们一人一张类似小册子的东西。

我和 ELE 盯着他看。我说：“好了？”

“是啊，年轻人，开始享受爱情吧。”他回答道。

“可怎么开始呢？您能解释一下吗？”

“翻开你们手上的恋爱手册，”老头说，“男方每天打电话给女方的次数不少于三次，每次时间不少于 1 小时。每天要请她共进午餐和晚餐。还要请她看电影，听歌剧，欣赏交响乐……

……一切费用由男方承担。”他总结道。

我不解地看着老头，他耸了耸肩。ELE 忽然笑了起来，她说：“最后这句有点意思。”

于是我们开始恋爱了，一丝不苟，非常专业。

晚上我打电话给她，她认真接听。我如同念流水帐般把一天看来的新闻读给她听，ELE 则从 5000 篇小说和趣闻的素材库中摘选精彩片段念给我听。我们一起发出大笑，彼此赞美。可问题在于我们经常语速过快，结果把可说的话统统说完，两人只好沉默地听着电话，边看着腕表。她怯生生说一句：“一小时到了。”我应一声：“嗯。”然后挂断电话。如此这般。

看电影也是一样。我想看历史片，她想看恐怖片，妥协的结果是两人一起看肥皂剧。看完收工，经常被客气有加的剧院经理叫醒。他显得很高兴，尽管我们睡得那么熟，因

为你知道，在22世纪没多少人会来电影院了。“除非你们是在恋爱休假中。”他乐呵呵地说。

“不错，我们是在恋爱。”我悻悻地说，心里想，这算什么嘛。

第二天的中午，我拨电话给登记所那老头，对他发了一通牢骚。他仔细听完，问：“那你有没有对她说爱字？”

“爱？”

“对啊。如果你要获得恋爱的感觉，怎么能不说这个字呢。”

“但我没那种想说的感觉啊……”

“这种感觉不是那样的感觉……”

我挂断了电话，头痛。

请ELE吃晚餐，在很昂贵的意式餐厅。奢华的餐桌上点起了蜡烛，有人在边上拉小提琴，我暗自心疼不已。ELE瞪起眼睛看着侍者，说：“我不漱口。”侍者尴尬地对她说：“小姐，这盆水是用来洗手的。”

我们隔着几米长的桌子，你看着我，我看你。过一会儿，他们上菜了，一道接着一道。ELE来了兴致，她一会说：“这是印度杂交羊的前蹄。”或者：“这是美洲大马哈猪的里脊。”诸如此类。在她不断抛出各种希奇古怪的专业名词的间歇，我凑到她边上，说：“我爱你。”

她夹起一只椒盐大西洋比目虾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咀嚼起来，含糊不清地说：“我怎么不觉得。”

“哦。”我耸肩，“随便了。”

侍者领班悄悄问我：“你们是在恋爱休假吗？”

我忙着吃，点了点头。令人欣慰的是，我没有浪费穷奢极侈的饭局，美美饱餐了一顿。事后，我想，恋爱大体就是这么回事。

使人高兴的是，三天的时间并非无穷无尽。第三天的傍晚，老头打电话给我和ELE，通知我们在午夜前会注销序列



号。ELE 问：“那是什么意思？”

我向她解释道：“也就是说，午夜时我们脑中的芯片会接到指令，执行洗脑程序。”

“洗脑？”ELE 看着我。

“就是抹去这三天的所有记忆。”

“我知道，我们常给猪洗脑，以便给它做手术。”她说，“可为什么要给人洗脑？”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委员会。”我说，“我猜大概是为了避免有人为情所困。”

她努了努嘴：“那又会怎样呢。”

“也许会发生不道德的性行为，导致人类基因受到污染。你应该明白的吧。”

ELE 笑了起来：“给猪洗脑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反正猪和人都可以无限制克隆。”

她严肃地总结道：“咱俩也用不着洗脑。”

“嗯。”我言简意赅，“手续。”

晚上，我们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闲逛，横竖还有一点空闲时间。空气中的虚拟萤火虫翩翩起舞，天上巨大的虚拟月亮向城市洒下粉红的光。我和 ELE 抬头望着它，她忽然说：“讨厌。”

“什么？”

“我讨厌这些用芯片模拟的东西。”

她跑向街道边缘，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找了半天，招手让我过去。“程序员，帮我打开这把锁。”她喊着。

我认出了那些陈旧的电子锁，那是一个世纪前城市创建者们用来锁住通往乡间的门用的。“你疯了吗？我们会被抓的！”

“没人会发觉的！你不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吗？”她的眸子忽然变得闪亮，“我从 4 岁起就一直想看看真的月亮是



什么样的。”

我被她拉到身边，看到了那些古老的操纵按钮：“我们会被抓起来，从此只能吃萝卜！”

“你听我说，”她拉住我的领口，“今晚是最好的机会。我们明天将被洗脑，他们永远找不到我们犯罪的证据。”

最后我打开了那扇门，大约是因为自己也想看看。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月亮，古老的月亮。那是一颗娇美、宁静的星体，安详地挂在天上。温和的月光洒落在大地之上，神秘而温馨。

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地坐着，望着月亮与群星。那些星稀稀朗朗地散布在天穹之上，细微却璀璨无比。我想到了虚拟星空，计算机自动生成的星星比这要多上几百倍，每一颗都有着太强的光，却掩盖住了那猩红而无语的夜色。眼前的群星如同星纱，追随着美丽可人的月儿而旋转着。

我看身边的 ELE，她迷离的眼神就像是天上的银河在流淌。“对不起……”她不好意思地拭泪，“谢谢你。”

不知怎么，我迎上去，吻了她的眼睛。ELE 好像吃了一惊，但她并未躲开。

我们坐在一起，肩并肩。她打破寂静，问：“几点了？”

我看了看表：“还差 3 分到午夜。”

ELE 叹了口气，又笑了：“我想我是爱上你了。”

我搂住她的肩膀，什么也说不出。

“明天……我们会忘了彼此吗？”

世界就是这样的奇怪。就像一个基因工程师会爱上一个程序员。就像月亮和星星。就像爱情，即使只剩下 180 秒。



E-mail 情人

天骄(上海)

6

美丽传奇

WWW.RONGSHU.COM

和我哥分手后，她在美国结了婚，掐指算来，五年过去了。五年来，我哥每天都要发一封 E-mail 给她，内容大都是些日记式的记录，只想让她知道他还活着，并且活得蛮好，如此而已。她也回信，稀稀落落的，诉说些在美国生活的艰难和不易。其实哪儿都一样，我看我哥也并不好。她回国时已经和丈夫离异，却并没有来信告知这一消息。知道我哥一直还单身着，就说是想着要见见我哥，一起出来喝杯咖啡。我哥没去，我去了。她也还认识我，一眼就认出了我。那些年她和我哥恋爱时，我还小。一聊起她常常不顾我哥的反对，坚持把我带在边上同进同出的情景，她就哈哈大笑，全然不顾我脸红。我发现她以前很内向，现在则变得有点鬼佬性格。当然她还是很美、很素静，也很年轻。这些都没什么变化。话切入了正题，她终于问起了我哥。她说她回国是因为出去兜了一圈，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循环后，不知是出于怀旧还是想着寻找安全感，总之发现还是我哥好。所以她离婚了。我想我哥这样每天和她通着 E-mail，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对她而言，在感情上想必是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分开过。我支吾了一下，想着怎么把话说得婉转。后来我说我哥结婚了，现在正出国度蜜月，时间上不凑巧，和你又开了，你这次回来很可能没机会见到他。她哦了一声，看得出她很失落，她也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失落，很长时间没有开口说话。我看着她一直没吱声。最后她很感叹地说自己老了，回国次数也不会很多，如果这次没机会见面以后恐怕也

不会有。其实她并不老，虽然大了我五、六岁，可我觉得看上去她的样子比我还小。我说我哥知道你结婚很绝望，不过他到现在也一直爱着你，现在虽然结婚了，不过并不妨碍通 E-mail。能够这样通一辈子的信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她想了想，轻轻笑了。她说我喜欢看他的信，看他的信就像看到他的人。她说我现在看你的感觉就像是在看他，我最后一次见他，他也不过是你现在的这个年龄。我沉默不语，我想起了我哥。我哥是个脆弱的人。五年前，她在美国结婚的消息一传来，我哥就谁也不想见了，他一个人躲到了房间里。第二天等我破门而入时，满屋子的煤气味，他自杀了。我哥死了，他对她的爱已经凝固，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得到她了。我和我哥共用一个 E-mail 信箱，五年来我一直用我哥的名义给她发 E-mail，她并不知道。



L坐标上的网络故事

翡翠翠 mm(河北)

8



www.RONGSHU.COM

我的名字很怪，是吗？

我叫 L。我爱这个字母。很平衡地支撑着这个空间，像一个无限延伸的坐标。我的思绪可以在这个空间奔跑，没有人管我有没有整理好我的裙角。在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我的棱角到处飞扬。它还支持着 Love 和 Life，在这两个很美妙的词中延伸着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总之，我爱字母，特别是 L。

L是没有人注意的，在聊天室的某一个角落躲着。但是我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改成很流行的什么短裙，什么烟草，什么情人。L是没有人注意的，总会在聊天室的某个角落躲着。聊天室里面其实人很多，奇奇怪怪的 ID 搬杂着不同花色的对网恋的憧憬。似乎很熙熙攘攘，而 L是没有人注意的。

他告诉我他很喜欢 xy。他说 xy 是 metagalaxy (宇宙) 的后缀，可以给他很深远的感觉，何况它还是染色体，还是未知数呢。很怪的一个人，和我一样喜欢字母。他告诉我，其实 L就是 xy 的缩写，是由 xy 两个坐标轴组成的。很奇怪的，我没有反驳他。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很不显眼的人，不是吗？

奇怪的人之间应该是会相互排斥的，世界上哪里可以存在那么多的异端。假如这个网络世界上游荡的都是我这样的灵魂，L这个坐标可以支持吗？L看上去蛮单薄的，只是一个折勾而已。但是人不是也只是一个出了头的折勾吗？它还是可以很死



皮赖脸地存活着。

其实，我是不相信网恋的。在两个不认识的人之间会有奇妙的感觉，但是怎么会是爱情呢？支撑着 Love 的 L 是很实在的，不像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是 xy 会相信吗？我爱我的男朋友，现实中的，真的。尽管他说我不了解他，正如他不了解我。但是——

有比现实更现实的东西吗？

我还在和 xy 交往着，我喜欢在网路上邂逅他的感觉。但是 L 在现实中一样无助地活着。我说过了，Love 和 Life 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东西。而 xy 呢？他声称是他构成的我，我是他的建筑？凝固的音乐？有什么比材料更了解建筑的呢？好像有，好像应该是建筑的旁观者。我讨厌旁观者，他们的清醒是以别人杂乱的思绪为代价的。其实，我现在强调的是别人杂乱的思绪。我好像有一点语法错误了。

我的男朋友要和我分手了，他说我冷冰冰地没有生气。他说他爱上了另外的女孩，像 Lilac（丁香）一样可爱的女孩，而且懂他。我说祝他幸福！其实我知道幸福只是偶尔的施舍，他不会有，我也不会有。上帝是会嫉妒人的，既然他造的人懂得嫉妒。难道上帝的意识不是物质的反映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故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只不过它是真实的。

L 像一个无限延伸的时空坐标轴，在横竖方向无限延伸着。也许，它是由 xy 组成的。也许又不是。

谁知道呢？

爱情麻辣汤！

天堂游魂

主料：适龄未婚男女各一名(初恋者为佳)，情敌 1-2 名，选“红娘” 1 名备用。

调味料：言情小说 1 部，浪漫若干，“醋” 3-5 勺，眼泪适量，定情信物各 1 件，真诚各 1 份，嫉妒少许，柔情千种，思念万般。

烹制方法：

- 1、将男女分开，分别用言情小说中的缠绵情节腌渍，以 2-3 年为宜，至入味；
- 2、将男女同时放同一容器中，放浪漫少许，如有必要可加入“红娘”；
- 3、将男女分开，分别加入思念万般拌匀发酵；
- 4、将发酵好了的男女同时放进烹调爱情的锅中，加大量浪漫，柔情千种，真诚各 1 份，用爱火慢慢焙煎。注意：切勿用猛火，用猛火难以烧透入味，并容易出现“夹生”的现象；
- 5、另入情敌 1-2 名(男女均可)，再加“醋” 3-5 勺，放嫉妒少许，加大火力，翻炒数次，以增加其味，使其波折重重；
- 6、除去情敌，除去嫉妒，再加入浪漫，用爱火反复煎熬，使其灵肉合一，起锅时，撒幸福的眼泪光光，盛盘后，附定情信物各 1 件，一起上桌即成。

注意：烹调时，切勿加入大量金钱、地位等调味，否则易使此菜变味。

美

丽

传

奇



↓ 情调下



爱是一种美丽的传奇

丁香女孩(浙江)

在懵懂纯真的孩提时代，我曾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一脸认真地发誓说要一生守候在她的身旁，永远不离开。那时，妈妈是我生命里的全部牵挂和一切美好记忆的源泉。“是母爱让我了解了世上一切的爱，也因而让我冷淡了世上一切的爱。”这是冰心说的吧。的确，也惟有母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永恒无私的情感，不需要任何的预约与承诺。这份爱的给予从我们生命的开端，流至结尾，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使人生郁郁葱葱。

可是母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生命中的惟一，我们注定无法逃避与一个异性的相爱，就像我们无法回避长大一样。渐渐地，儿时信誓旦旦的承诺会被忘却，女孩第一次因为父母不喜欢与自己约会的男孩而勇敢地出走，小时候喜欢欺负女生的男孩第一次为了邻班女孩的一个微笑而整晚地失眠。那一刻起便意味着我们开始长大，爱情占据了主导，成为人生重要意义的所在。

能在自己如花的岁月中遇见所爱的人或者有幸在心灵未受玷污时拥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知己，那该是一种怎样无上的幸福啊。少年时代的相爱拥有的是最纯的情怀，最真的笑脸，这种无瑕的情感会是心间一片暖融的幸福，柔柔地从天外洒落，不掺杂一丝世俗的污垢。滚滚红尘，茫茫人海之中，你邂逅了他，他只选择了你，这一份缘，弥足珍贵。而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从拆除横亘在中间的高墙到彼此敞开最真的自我，直至最后的完美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传奇。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这份幸运的。罗曼·罗兰说：爱我的人我不爱他，我爱的人他不爱我，而相爱的人总是要分离的。而最终的失败啊，总是有人不曾用心。爱如是，世事皆如是。真爱如同千古绝唱般迷人和难求，有的人苦苦地寻觅追求了一生，得来的却只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爱情，这种唯一不能被物质生活所激起的至美至真的情感本身就存留着缺憾，也正是由这种缺憾编织了完美。

难怪有人说所谓的爱情其实是体内的一种激素含量过高所致，其所能维持的最长期限不超过十八个月，而所有的爱都是建立在美化对方的基础上的，这便是为何真正的爱情不会长久的原因吧。人类往往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朝夕相处的现实常常是要令人感到难以承受的。在蜂拥而至的片片真实面前，曾经的美好幻想就会犹如放在手里的激情般灰飞湮灭。人们一方面渴望爱情，另一方面却把其他的东西：如成就、地位、名利和权力看得重于爱情。我们越深入我们生命的深处或另一个人的生命深处，我们离认识生命的目标就越远。

爱情的美丽程度是跟许多相关的东西成正比例的，譬如才识，譬如地位，譬如经济，譬如具体到个人的品位和素质，还有环境，看是不是有合宜的时间地点催生美丽。而真正的爱是没有目的的，是无所求的，像一潭筛去了所有杂质而沉积下来的至美至尚的澄水。真正的爱是彼此的，相互的，是需要二个人共同浇灌培养呵护的，需要你倾尽一生去细心呵护，真情滋润。这种带有终极意义的美丽，又往往具有悲剧的色彩。

很多时候爱情像一樽精美的雕塑，在世事的洗礼中任由时光如尘轻轻附上，失去本来的光泽；或是一则纯洁的童话，需要一个琥珀般的等候，再用无数苦难去搓揉。尘世中的人们多不敢轻言爱情，因为怕娇嫩的肩头有无法承受之轻。害怕爱情这个娇贵的易碎品，会轻易地在自己手中支离，担



心童话里的故事一旦沾染上世俗的尘埃就变成一场令人心惊的午夜梦徊。爱情于是就像空气中的泡泡一样永远只是心里的幻想，在那个人出现之前，她注定要飞翔和疲惫，然后寂寞。而我们在不停地相遇、相聚、相爱、相离中纯熟了手法，也磨蚀了感动。

想起了茨威格，他的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固守着一份不为人知的爱情，甚至连她的爱人也不知道。在小说的结尾，也就是那封信的结尾，她即将离开人世，她说：我曾经多么爱你，而你在这爱情上却没有一丝累赘……我不会让你痛苦的怀恋——这使我感到安慰；我并不拿我的死来做任何有损于你的事——这使我感到安慰。正如她所想到，他看完了信，努力在脑海里捕捉到的，也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模糊不清的影子，总也构不成画面。但是，他桌上的蓝花瓶空了；多年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空了一少少了她。每年这一天，一定会遭人送上白玫瑰。

这样的爱情像是一个凄美苍凉的手势，而对于她来说，爱已被诠释为一种宗教，像人类爱上帝那样并不奢求获得任何的馈赠。终身相伴，白头偕老的爱情固然美好，但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情感又有几人能幸运地拥有呢。

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吧，夕阳的余辉正一点一滴地滑落。公车缓慢而迟重地穿行在拥挤的城市的街头，车窗内是一双双漠然而生疏的眼神。寒风萧瑟的街头，是他推着她的轮椅缓缓而行的身影，风很冷，他便把外套脱下严严实实地盖到了她的膝上。两个人的白发被吹乱了，在风中毫无抵抗地飞舞着。车子继续前行，很快将他们蹒跚的身影抛在了后面，渐渐地消失在视线之外。

一颗心忍不住恻恻地起了疼痛，想起了那首《白发吟》中的诗句：亲爱，我年已渐老/白发如霜银光耀/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柔。就让我这样看着你，看着你一生又一生